

这天,是儿子所在学校的家长开放日,我应邀参加学校的活动。活动在上午举行,阴天,气温不超过30摄氏度,还有轻柔的风。这样的气候条件,学生们走出教室,在操场上列队行进正适合。

全校学生有600多人,穿着统一的服装,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操场上显得很精神,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大家静静地站立着,也就十几分钟的升旗仪式后,校长开始致辞。校长的话不多,最多讲了三五分钟就近尾声了:“……我们学校有十名优秀学生已经被重点中学提前录取……”

突然,操场上的队伍出现一阵骚动,有一个学生晕倒了。老师不敢怠慢,赶紧半接半抱把“晕场”的学生扶进医务室去了。我猜想,也

晕场的学生

蒋晓峰

许这个学生是抱病来校的吧?否则怎么会20分钟左右的立正都坚持不了呢?

活动没有受到影响,继续进行。不料,又一个学生倒下去了,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收的趋势,在半小时内,竟然有十几名学生接二连三地被老师搀扶着提前退场。

我大为惊讶!听校长的介绍,该校的教学质量应该是不错的,但学生的体质为什么会如此弱不禁风呢?都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我为此有了满腹的担忧。



黄河啊,我的母亲!



黄河啊,我的岳母!



爱的呼唤

夏贺新

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刹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正梁因长时问受白蚁蛀蚀,于1949年倒塌。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图书馆阅览厅也坍塌于白蚁的肆虐。在斯里兰卡的某个监狱里,白蚁“攻穿”了砖墙,致使三个囚犯有机会出逃。澳大利亚的一个博物馆陈列着一根被白蚁蛀得千疮百孔的铁路枕木,看了让人不由得想起皮疙瘩……

白蚁不仅造成民房和办公楼宇的倒塌,而且经常破坏桥梁、堤坝等重要设施和农作物及果木(如甘蔗、柑橘)等。

每年的梅雨季节,雨后傍晚,天气闷热时,家白蚁便群出“分飞”。

所谓分飞,是因为蚁巢内的白蚁个体越来越多,需要向外扩散分群;雌雄成虫也乘机交配,并在条件合适的地方建立新的窝巢和群体。所以白蚁的“分飞”

今宵灯谜

夏建松
一口云南话
(字一)

昨日谜面:盛赞诗人苏模棱

(五字餐饮广告语)

谜底:味道好极了
(注:味道,指唐代诗人苏味道,处事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

现在的孩子营养是不成问题的,体质太差,就是因为太缺乏体育锻炼了!“生命在于运动”,缺乏体育运动的孩子,只能是“温室里的花朵”,怎能担当今后人生和社会的重任!

孩子缺乏体育锻炼,是我们的教育失责!尽管教育部门制定了种种“体育达标”,但为什么收效甚微呢?我希望有关部门负责任地调查一下现今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和质量,切切实实地减轻学生们的学业负担。让本来生性好动的年轻学子们,真正有机会能“动”起来,让他们在大自然的灿烂阳光下能茁壮成长!不要让“祖国的未来”毁在愚蠢的“分数高于一切”的世风之中!

到达皖南山区上海胜利机械厂的第二年,我即被抽调到厂广播台当了一名主持人,那是1978年。

这是一家专门总装五七高炮的三线工厂,职工有二千多,加上当地所属的居民,人口共达八千左右。这些人每天都按照我的广播音乐安排作息时间:早晨6时,我在电唱机上搁下一张木质唱片,“哒哒、滴哒”的起床号将人们从梦乡中催醒;然后播送天气预报;6时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到7时至7时15分之间会播送一些歌曲;7时15分则打响上班的钟声。工厂的员工进入车间,当地居民们也下地劳作了。16时30分工厂下班,

晚上在转播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后,高音喇叭不再作声,厂区就变成了原始旷野一般。

工厂所在地叫“毛竹坑”,一片盆地,四周大山环抱,文娱活动极为枯燥单调。厂部宣传科要求我在广播上下点功夫,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我动起了脑筋。那时还没演唱会什么的,我想,何不把各类库存的唱片找出来,挑选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老歌,将其串联起来,岂不是一台正宗的演出了吗?

说干就干,我将铺盖搬进了广播室,挑灯夜战。我找出不少唱片专辑,还有一些解禁的歌剧,如《洪湖赤卫队》《江姐》等,然后用电子唱机直接翻录在卡式录音机里。费时不少,终于完成。我打开录音机试听:我报幕之后,熟悉的旋律响起,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掌声。我试着自己拍手,但势单力薄,效果不理想,根本没有剧场的氛围。正当我束手无策之时,一张郭兰英“三唱周总理”的唱片映入眼帘。这是张现场录制的唱片,在郭兰英如泣如诉地唱完后,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不是正能为我所用吗?于是,我在每首歌曲之后,都录上了这段掌声,“现场气氛”立马就出来了。

做完这些工作,已是深夜2时,挡不住睡意的侵袭,我一头倒在地铺上

如今冬天也可以吃到蚕豆。不过那属于超市里的冷冻食品,品种大多是日本豆,形状扁而宽,大端一头的结子,已成浓眉般一弯黑色,吃起来要吐壳,只能算聊胜于无。

这里要说的吃蚕豆,是指本地新鲜蚕豆。本地蚕豆特点是嫩而糯,荚壳丰腴多汁,剥时有水分溅出。剥开后只见两粒豆小巧玲珑,匀称地躺在白色的丝绒般的荚壳里,仿佛懒洋洋地在沉睡。豆色通体淡绿,有光泽,宛如翡翠。大端的一条结子,绿中带鹅黄,绵软婀娜,弯如新月。

清明前后,第一批蚕豆上市。然而非本地豆,称之为客豆。一般三节,皮厚实,入口有些老。上海本地豆姗姗而来,出现在端午前后。有谚语道:“五月端午吃枇杷,新芦箬粽角叉叉(指粽子有多角),油煎黄鱼吃点茶淘饭,咸菜屑同烧蚕豆沙。”此时豆极嫩,熟后酥成泥,咸菜切成碎末,同为羹,是乡村的时令菜。如今上海一些本帮饭店也常

有许多文友经常问我:你从事涉台写作这么多年,如何理解两岸文化异同?对这个问题,已故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有独到见解:只有正视两岸词汇的差异,才能真正了解两岸文化异同。

时光虽流逝了近20年,但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入台采访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当时入台的上海记者极少,岛内邀请方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了张先生与曾小姐协助我。第一天的采访连跑了3个部门,先后专访了5位重量级人物,直到晚上10点我才腰酸背痛地回到下榻饭店。三人在饭店咖啡厅刚入座,张先生就迫不及待地掏出纸与笔向我提议:“明后天我们还有更繁重的采访任务,要不我们现在好好检讨一下。”一听此话,我顿时傻了眼,辛辛苦苦按照事先谈妥的路线图采访,究竟哪里犯忌需立即“检讨”?

看着我莫名其妙的模样,张先生也一脸茫然,似乎在说: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台湾称国语),难道你听不懂吗?还是曾小姐机灵(她先前曾来大陆好几次),瞅着我俩大眼瞪小眼地在演“双簧哑剧”,她忍不住抿嘴笑起来,一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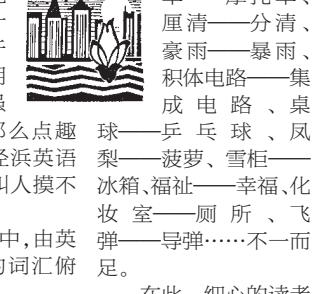
道破天机:“看来这就是两岸长期缺乏交流产生的误会。张先生所说的‘检讨’,指的是双方需认真总结,决不带有任何贬义。”

趣话两岸词汇差异

周天柱

义内涵。”听了这话,我与张先生才恍然大悟,仰头对视,大笑不止。细数两岸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差异真有不少。比如说上海爱称“出租车”为“的士”,可走遍台湾,南北皆称“计程车”。台湾人很实用地把数学领域的“计程”两字移用于此,一听就让人明白。而“出租车”虽直白,却少了那么点趣味;至于港式洋泾浜英语“的士”,倒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在岛内用语中,由英文译音而演变的词汇俯拾皆是。

如“作秀”,大陆称“表演”;“迷你”,大陆意谓“袖珍”、“摩登”;“酷”即“前卫”、“时尚”;“巴士”,指“公交车”。“捷运”这个外来词也是台湾创意翻译。据说可能是因为当初台北第一条地铁路线既有地下段,又有地上段,说“地铁”似乎不全



在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由于近年来海峡两岸人员密切往来及文化交流日趋热络,上述不少的台湾用语现今大陆同胞不但能懂,而且大江南北的报章书端也纷纷追新采用,说“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还真恰如其分。

沉沉睡去。第二天凌晨,领导奇怪广播怎么没响,派人打开广播室的门,见到我“潦倒”的景象,为此我被扣除了当月奖金。

星期天上午有大段的播出时间,我安排了这档

演唱节目。一时间,厂区各条路上正行走的人们都驻足而听,因为大家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多的歌唱家聚在一起纵情放歌呢。这天公也作美,阳光明媚,大家沐浴着阳光,享受精彩的文化大餐,都大呼过瘾。而我又不失时机地插播些员工写的散文、诗歌,也尽情地朗诵了一番。最后,我播报了厂工会放露天电影的通知。

晚饭时,有几位老职工见到我,夸我是“胜利厂的第一主持人”。可我还在为丢失的5元奖金而后悔呢,因为那时,我的月薪才33元呐,蛮肉疼的。

如今冬天也可以吃到蚕豆。不过那属于超市里的冷冻食品,品种大多是日本豆,形状扁而宽,大端一头的结子,已成浓眉般一弯黑色,吃起来要吐壳,只能算聊胜于无。

上海本地人种蚕豆,往往在河坡、路旁、宅后,总之是边角之处。种后也不管,让它自生自灭,所以有“懒人种豆”一说,产量不高,却符合当下绿色食品的要求。蚕豆成

花点点。盛在青花盘子里,是一幅青山绿水的画面。这样的蚕豆,嫩、糯、香、鲜。壳也嫩,与豆浑然一体,可以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两者之间略有些差异是:豆壳嫩中带点韧,而豆则舌一抿,就绵软成泥。这样的蚕豆,下饭就有点暴殄天物,佐酒最相宜。黄昏时分,临窗而坐,受一阵晚风,听一段蝉唱,看蔷薇已谢、石榴正红,抿一口醇醇的老酒,吃一颗鲜嫩蚕豆。虽然身在喧嚣都市,心中却有一片“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风景。

这样的蚕豆,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四季的更替。当“逢熟吃熟”如同陈年古话、时蔬已成四季常有时,上海本地蚕豆不惜生命短促,花开花谢仍以自然为律。今日这般青葱,明天或许已垂老。再次相逢,倏忽一年光阴。这么一想,眼前一盆本地蚕豆,顿时化作粒粒珍珠,令人倍感珍惜。

吃蚕豆

王鸣光

熟期大约半个月左右。而前一段豆过嫩,形态瘦弱细小,不仅没有嚼头,而且微微有点涩嘴;而后一段则有几分老态,往往在一盆蚕豆中,遭遇几颗豆皮硬的,于是像吃到一颗霉变花生米那样,顿时意兴阑珊。因此吃本地蚕豆,掐头去尾,最佳时期不过四五天。这时的蚕豆,出路就是清炒。豆剥开后,怕一不小心老去,不洗,立即下锅。翻炒之后,见蚕豆中间微有开裂,便放水,加盖,滚一滚,然后掀盖,加盐、加糖,再撒下葱花。起锅后,只见一片淡绿上面,葱

厚与薄

王成荣



花点点。盛在青花盘子里,是一幅青山绿水的画面。

这样的蚕豆,嫩、糯、香、鲜。壳也嫩,与豆浑然一体,可以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两者之间略有些差异是:豆壳嫩中带点韧,而豆则舌一抿,就绵软成泥。这样的蚕豆,下饭就有点暴殄天物,佐酒最相宜。黄昏时分,临窗而坐,受一阵晚风,听一段蝉唱,看蔷薇已谢、石榴正红,抿一口醇醇的老酒,吃一颗鲜嫩蚕豆。虽然身在喧嚣都市,心中却有一片“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风景。

这样的蚕豆,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四季的更替。当“逢熟吃熟”如同陈年古话、时蔬已成四季常有时,上海本地蚕豆不惜生命短促,花开花谢仍以自然为律。今日这般青葱,明天或许已垂老。再次相逢,倏忽一年光阴。这么一想,眼前一盆本地蚕豆,顿时化作粒粒珍珠,令人倍感珍惜。

